

天道蒼龍

著
中
棠

下

遠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道苍龙/中棠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3.6

ISBN 7-80595-873-4

I. 天… II. 中…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4232号

天道苍龙

中棠 著

*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地勘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34 字数: 793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一版 200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套

ISBN 7-80595-873-4/I·336 定价 49.8 元 (上、下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 上 卷 ·

一、	桃花殡葬		(1)
二、	枯骨龙凤		(33)
三、	八荒神牛		(68)
四、	淫尼恶道		(96)
五、	仁义客栈		(130)
六、	秋云虹霓		(155)
七、	蛇谷鼠门		(191)
八、	九九先生		(211)
九、	城南兵论		(254)
十、	浮生幽月		(300)
十一、	恶侠夷惠		(344)
十二、	卧龙剑盟		(400)
十三、	色侠之道		(432)
十四、	曲尽其妙		(482)

目 录

· 下 卷 ·

十五、	威强睿德		(515)
十六、	群雌啁啾		(555)
十七、	伊人衷肠		(587)
十八、	金风玉露		(617)
十九、	紫气东来		(663)
二十、	十喜十厌		(700)
二十一、	云梦春宵		(733)
二十二、	宽猛相济		(769)
二十三、	诱张为幻		(808)
二十四、	无盐机杼		(840)
二十五、	姝煞雄蜂		(876)
二十六、	鱼龙曼衍		(909)
二十七、	武记茶庄		(953)
二十八、	地老天荒		(995)

威强睿德

叶三修歇息了一夜，晨时又喝下了一大碗汤面，行在路上气力勃盛。

秦姐姐吟吟面笑容颜映至脑中，心绪融融。叶三修真气充盈，到了村头仰首高啸，施展轻功，片刻已过了峰岭。

午阳偏西，进了太谷县中，街肆冷冷清清，所见之人面有饥色，无精打采。寻见一家酒店，进去坐下，打开了包袱欲取出几两银子，却见放着一袭蓝缎新衫，心头又起情愫，呆呆出神。

小二过来，歪头打理他一阵，道：“客官，用何饭菜？”

叶三修道：“一壶酒，二斤牛肉，三碗面。”

小二吆喝着下去，片刻端上了一盘牛肉，一壶酒。叶三修心中想着秦姐姐，不经意的倒酒饮下，挟起一块牛肉正自张嘴，觉见嘴酸苦。慢慢品咂，约是那酒酸。再饮一口不忙吞下，品味片刻，这酒竟是又酸又有一股呛人的咸味。将酒吐了，吃了块牛肉，却如干柴一般，咀嚼不动，一口吐出。喝道：“小二！”

小二慢慢吞吞过来，道：“客官，要添菜么？”

叶三修道：“这酒是酸的，牛肉又咬不动。”

小二笑道：“客官是外乡人了，这里面有个讲究。”

叶三修道：“酸酒老牛肉有何讲究？”

小二道：“太谷县属晋州，晋州人喜酸，酸酒那可是好喝。”

叶三修道：“好喝？你便喝了。”

小二立时捧起了酒壶喝的点滴不剩，连声道：“谢过客官，谢过客

官。”

叶三修瞧着小二，心道：“晋州人确是喜酸，然却这般酒分明是恶了的酒……”道：“当真是好喝？”

小二正色道：“咱店莫非欺哄客官么？客官再添一壶，小的喝的更是起劲了。”

叶三修道：“那岂不成了区区到你家酒店买你家酒请你喝么？”

小二道：“客官那便自己喝就是了。”

叶三修本不愿再喝，但瞧小二的的神色慷慨激昂，暗自寻思，“这酒莫非真有些古怪味道么？”便道：“再上一壶。”

待酒上来，叶三修斟了一杯慢慢饮下，实在是觉不出一丝酒香，只是酸到了牙根。酸且不论，一股腐味更是难忍。一口吐掉道：“小二，你说这酒好喝？”

小二道：“晋人吃奶时便即呷酸了。后来么，一日也离不了酸了，便是喝水也要掺上醋喝。客官若喝下二三十盏，便口顺了。日后那是无酸不饮，无酸不食。”

叶三修道：“小二说的热闹，这酸酒有何好处？”

小二道：“医理上讲，酸乃开胃，清肠，去秽，解毒。往深处说，须得去请教大夫了。晋人喜欢酸酒，个个神清气爽，延年益寿，活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百十多岁，平常。”说罢，望望那壶酒，道：“客官，这酒还喝么？”

叶三修道：“小二，这酸酒之酸区区懂了。但这牛肉老的不能再老，一块牛肉咬上半个时辰，这又何说。”

小二道：“客官，酸酒么，须配老肉，那才是酸的有趣，咬的有味。要不要小的试试。”伸手持筷挟起一块填入嘴中，咬几咬咽下肚去，又挟一块填入嘴中，嚼的啧啧有声。不大工夫，一盘牛肉吃个精光。拍拍肚皮，瞅瞅空盘，仿是还未吃够。

叶三修瞧的舌桥不下，不知是自己眼花，还是牙损？小二怎地爽利？便道：“再上一盘。”

小二端上一盘，叶三修挟一块进嘴，那块牛肉在嘴中翻来滚去半

响，勉强分做了两半。

小二道：“是了，客官，慢慢吃，咬过三五斤后，牙顺了，日后无硬不吃。”

叶三修喝三口酸酒，咬了三块老牛肉，心道：“自己太蠢不过，换家酒店便是了，在此处遭此秽气。”站起扔了碎银气咻咻出了酒店。

望一眼日头，约是申时，消了再食之念，心思赶路。方自绕过西街，腹中忽地抽疼，仿似肠子拧起，寻了家药堂请大夫诊治，那大夫翘着腿荡起跌下，问他几句，道：“此病用治么？！到那粥棚喝上三碗粥便好了。”

叶三修道：“还请先生用药。”

大夫道：“等那药熬得了，你这腹痛也止了，岂非糟贱了药材？出堂向西十丈远便是粥棚，记住了，喝三大碗。”

瞧大夫长髯飘飘，颇有仁厚长者之风。且腹痛甚烈，出堂向西果见有一木棚，过去要了三大碗酸粥，甫一入口，虽是酸的牙凉，却是较那酸酒顺口百倍，酸中生着甜丝的香味。将三碗喝下，伸腰展腹，出地了丈远，腹痛稍轻，再行几步，忽觉一股秽气涌上，弯腰便吐，直是吐的力竭，方才止住。却又隔声不断，暗运真气将隔止住，小心迈步，为恐再呕再隔，不料才自走了几步，隔声又响，干呕不断。半晌缓下，哆哆嗦嗦进了药堂，道：“大夫，方才喝了粥——”说着又是干呕。大夫道：“这一吐么，便好了一半了。有个名堂，叫做吐故。再去喝三碗粥，那叫纳新，病就全好了。”

叶三修掉头便走，再喝三碗酸粥，怕是要连肠子也吐出了。今日是不能赶路了，寻客栈住下。甫一躺在床上，跳起跑进茅厕吐起。三番五次，眼冒金星，腹中兀自搅痛，便连打坐运功不能。

店家端来一碗黄橙橙的汤水，道：“客官定是吃了不洁之物，喝了这碗汤兴许止了。”

叶三修吐了半晌，失了水分，甚是口渴，接过碗一气喝尽。

一碗黄汤喝下，响亮打了一隔，腹内仿似舒坦，向店家道：“多谢店家，现下区区——”起身跑进了茅厕，慌急扯断腰带蹲下，便听一阵

喷水大响，哼哼唧唧起来。

胡天黑地闹到了子夜时分，恍惚睡着，尽做恶梦。不是杜三九拿了铁索擒他，便是鼠魔撒出了天玉腐骨粉。到后来更是匪夷所思，梦见自己与秦姐姐做那事。一伙人闯将进去，将他二人捆翻在地。秦姐姐泪流满面，高声唤他。

觉见有人摇他，缓缓睁眼瞧去，店家站在床头。

店家长吁一口气，道：“客官未死——客官，今日的店钱还未付纳！”

叶三修道：“明日付就是。”

店家道：“客官银子何处放着？小老儿自取就是了。”

叶三修道：“枕旁包袱中。”

店家将包袱取过解开，见了光灿灿的十两银子，笑道：“客官便是死在店中也不打紧了。”将银子尽皆取了。

又睡两个时辰醒来，只是觉得晕沉，腹中却不在拧搅喧闹，睁眼瞧见店家鼻青脸肿守在一旁。见他睁眼，端起一只碗，小心万分凑到了他的嘴边，道：“客官，小老儿专为客官熬了鸡汤。客官可要听清，小老儿跑遍了太谷县，选了一只又肥又大又嫩的母鸡，足足炖了一个时辰。”

鸡汤鲜香，入进嘴中，直透全身。将一碗鸡汤喝尽，店家拿面巾将他嘴边细细擦净，又道：“客官的银子小老儿一文未取，还好好在包袱里呢。”

叶三修喝下一碗鸡汤，生出了气力，道：“店家，区区明日付你店钱。”？

店家登时神色惶急，连连摆手，道：“客官再勿提起，小老儿不将客官侍奉好，实是该打。”说着打了自己两记耳光。又道：“客官，还有两只煮的稀烂的猪脚，客官现下吃么？”

叶三修又吐又泻，腹中空空，道：“快快取来。”

店家将猪爪取来，叶三修拿起撕裂填入嘴中。猪爪果是煮的稀烂，入口便化。店家瞧他吃完，又道：“客官，还有一碗猪肉炖粉条

——”叶三修最喜吃的便是此菜，连呼快快端来。边同三个白馍吞进肚中。脸色转红，下床踱了几步，又觉困意袭上，倒头睡去。

一觉醒来，打坐运功一周天后，神清气爽，慵懒尽扫，便欲起身离店，唤进了店家，瞧见店家的一张脸，道：“店家怎地伤成这般？”

店家吱唔几句，道：“客官，你好了么？”

叶三修道：“区区已是无碍了，这便要动身赶路，但店家一张脸却是——”

店家苦丧着脸，道：“客官，小老儿——唉！昨日小老儿正自算账，忽地闯进一个大夫。说店中有个公子病的快死了。怎地不请他医治？客官，小老儿实说了罢，小老儿昨日将你包袱里的十两银子尽皆取了。大夫要给客官治病，那便收银。小老儿黑心，说店中没有公子得病。大夫甚是凶狠，径自到房中看视了客官，将小老儿痛殴一顿，往客官嘴中塞了一丸药，临走时说，要小老儿将从客官包袱中取的银两放回，熬一碗鸡汤，煮两只猪爪，炖一碗猪肉粉条菜。若是客官今日病好了，吃饱了，小老儿便也无事。若是客官不好儿，便让小老儿也这般病一场。小老儿提心吊胆在客官身畔守了一夜，所幸客官今日无碍了。小老儿只是心奇小老儿取客官银两时屋中又无人，这个大夫怎地知晓了。”

叶三修听了店家的话，心道：“小老儿确是黑了心，瞧着自己病不给请大夫，反是将银子取走了。便该被人殴上一顿，道：“那大夫倒是心善，区区须去谢一谢他。”

店家道：“大夫临出门时又说客官若是病好了，须得在太谷县中细细看上几眼。”

叶三修道：“太谷县尽是酸酒酸饭，区区不敢再看了。”将一两银子放下，道：“店家——”

店家似被蛇咬了，举手直摆，急道：“老朽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得罪了昨日来的大夫，客官快快收起。”

叶三修离店行到街上，心道：“定是昨日那个店堂的大夫后来得知自己病的凶猛才找到了店中，给自己服了药，这也怪他让自己喝了

三碗粥加重了病势，快快去用了饭立时上路。”

在一家酒店坐下，见小二过来，道：“上碗面来。”

小二歪头端量叶三修一番，仿是瞧他腰中有无银子。叶三修心下犯疑，卖酸酒的酒店小二也是这般打量过他。”又道：“小二，区区不吃牛肉，不喝酸酒！”

小二将脸扳起道：“咱店可没有酸酒牛肉汤面，咱店有五道大菜。客官听好了。第一道是明丽脆皮乳猪；第二道是无瑕扒烧猪头；第三道是温婉红烧全狗；第四道是心善油烹雏鸡；第五道菜是自是喜欢胡葱野鸭。”

叶三修听罢心道：“这五道菜倒是别致。脆皮乳猪烤的金黄透亮，自是明丽。那猪头毛粗肉糙，要扒烧的无瑕可是不易。只是红烧全狗怎地温婉？那心善油烹雏鸡更是毫无道理了。雏鸡被油烹，那是心狠才对。野鸭么，自己还未吃过……”道：“上一只鸡一只鸭。”

小二道：“客官要酒么？”瞧见叶三修点头，亮起嗓子喊道：“心善自是喜欢秋儿酒！”

叶三修唤住了小二，道：“秋儿？有秋儿么？”

小二道：“太谷县的酒尽在秋时酿作，自是唤秋儿酒了。”

此刻叶三修觉这菜名却非别致了，细细一思，这五道菜名甚是耳熟，明丽无瑕，温婉心善，自是喜欢秋儿，不正是在满元村与秦姐姐说的么？拍桌起身喝道：“何人消遣区区，站出来说话，做藏头乌龟么？”

小二冷笑道：“客官是来撒野的罢？咱早知你要撒野了。”旋即高声喊道：“抓强贼了！”

店门被冲开，涌进十几个衙役，为首班头指着叶三修道：“是这个强贼么？”小二道：“正是！这厮进来便要抢人，一掌拍碎了桌子，且说周老县太爷是甚么东西！”

班头喝道：“反了，反了！拿下了。去见周县太爷，打他板子。”

叶三修昂然道：“太谷县太是欺人！便去见你家县令理论。”却是心道：“秦姐姐的夫婿姓周，有人见是做了县令，便去瞧瞧。”

衙役将叶三修锁了解到了县衙，那县太爷面色漆黑，双眼圆小，

瞧着跪在堂下叶三修面挂喜气，尖声尖气道：“下跪何人？”

叶三修瞧了县令，心下断定这县令乃是秦姐姐的夫婿了。为免差池，须得试上一试。

县令久不见答，喝道：“大胆刁民，竟敢不答本县问话！”

叶三修道：“小民正自心中算计……”

县令道：“算计何事？”

叶三修道：“小民算计之事须得向县太爷秘禀。”

县令道：“秘禀，那又是何事？”

叶三修道：“便是那观音身侧童子之事。”

县令喜色更重，道：“甚好，过来秘禀。”

观音菩萨身侧有送财童子，县令听了自是喜欢。叶三修过去俯身道：“小民在算计银子孝敬大人。”

县太爷道：“算计出了么？”

叶三修道：“小民本有八十两，方才被那班头取走了五十两……”

县令闻言向班头怒目瞧去。叶三修道：“大人勿恼，否则班头狠下心不认，岂非糟糕。大人向他笑上一笑，小民去温言向他讨来，一并孝敬了大人。”县令又向班头展颜一笑。

堂下班头心道：“大人向咱一怒一笑定是刁民向大人许了银子。说了咱坏话，却怕咱日后找他晦气，又说了好话，大人最喜过堂审人，一过堂审人么，便就有了银子。”

叶三修走到班头身畔，俯耳悄声道：“小民许了大人五十两银子，小民与大人乃是同乡，你可知晓小民乃是何方人氏。说对了么，便许你十两银子。”

班头登时眉开眼笑，道：“那还不知，大人乃是满元村人。”

叶三修道：“十两了。你可知乡邻称大人何名？说对了么……”

班头道：“怎地不知？称做贼鸭子，对是不对？”

叶三修道：“你知大人怎生做了县太爷？”

班头心道：“一句话十两银子，当真是天上掉下了金元宝。”道：“乃是给府衙大人送了银子。”

叶三修道：“大人娶亲了么？”

班头道：“自是娶了，娶的是知府管家的千金。”

叶三修问罢，身形陡然腾起掠向县令，一把提起了麻穴扔在堂下，县令嚎叫不休在地上翻滚。

叶三修坐上了官椅，向两畔衙役喝道：“瞧清了么？哪个要是不听老子的话，便也让他受这般活罪。”抽出令牌射出解了县令穴道。县令立时跪下叩头，连声道：“下官万死，下官有眼不识泰山，大人降贵行尊布衣暗访，下恤民情，下官钦服之至。班头，快去后堂招呼备席，给大人接风洗尘。”

班头趋前跪下道：“堂上大人乃是——”

县令道：“混帐！堂上高坐乃是晋王亲派巡按大人。快去，快去。”

叶三修心道：“这黑儿莫非真将自己当做了巡按使了？”喝道：“周县令！”

县令道：“下官在。”

叶三修道：“你姓甚名何？”

县令道：“下官姓周，名唤敬天，乃是下官敬拜晋王之意。”

叶三修喝道：“掌嘴！”

一千衙役躲躲闪闪退缩，叶三修道：“反了，竟敢不听本使之命！可见狗官平日欺压属下！本使革了狗官的功名！班头，速速掌嘴！”

班头闻听革了县令的官职，立时上前将县令一脚踢了个跟头，拉起噼噼啪啪打了十记耳光，道：“大人，早该革了这个狗官功名，太谷县百姓哪个不骂这狗官！只要锣声一响，百姓便知狗官又要刮地皮了。”

叶三修拍下惊堂木，道：“狗官，你姓甚名何？”

县令颤颤答道：“下官姓周，名唤占山。”

叶三修道：“那占山之后是两个何字。”

县令道：“为王。”

叶三修道：“何人占山为王？”

县令道：“强人盗贼。”

叶三修道：“那你便是甚么？”

县令道：“强人盗贼。”

叶三修道：“曾娶妻否？”

县令道：“娶了知府大人府中管家千金为妻。”

叶三修道：“先前娶过么？”

县令道：“未曾娶过。”

叶三修道：“掌嘴！”

县令急道：“下官从实招来。下官先前娶一女，唤作秦翠。”

叶三修道：“将秦翠唤出本使瞧瞧。”

县令道：“下官为求取功名，谎言未娶，便娶了管家大人的千金。”

叶三修道：“那秦翠呢？”

县令道：“还在满元村。”

叶三修道：“本使念你讲了实言，免了掌嘴，本使问你，于那秦翠，你意欲何为？”

县令道：“大人斥责了下官，下官实是愧疚难安。实则下官常自想起秦翠也是顿足捶胸。下官原配乃是花容月貌，下官现下内室，大人瞧上一眼——比下官的面肤还要黑的吓人。下官被功名糊住了双眼，迷了心窍。大人指了明道，下官便休了现下婆娘，将秦翠接到太谷县来，大人恕罪，饶了下官。”

叶三修道：“你当真这般想么？”

县令道：“下官这就立下状子。”

叶三修道：“立状又有何用？”

县令突地拔出班头腰中鬼头刀向手上斩去。刀光闪后，手上已缺了两指，道：“大人，下官削指明志。”

县令面上汗珠密密麻麻，兀自咬牙跪在地上。

叶三修心下不忍，道：“起来罢。班头，给他上了伤药。”

班头见大人吩咐为县令上药，再也不提革去功名之事，怕是狗官的官职保了。想起方才亲手掌了狗官的嘴，背上窜起了冷气，惶急扶

起县令去上伤药，片刻后转回，县令道：“大人请入后厅，下官为大人接风洗尘。”

叶三修心道：“这厮怕是真有悔悟之心了。须得再向这厮留下几句厉害的话，免得他心意再变。”

进后厅入席，县令向窗外一指道：“大人请看，那便是下官现下内室。”

叶三修从窗中望去，见院中一个胖大婆娘，面如锅底一般，插腰挥臂喝斥丫环。

县令道：“大人，下官所言句句是实，下官明日便去接回娘子？”

叶三修道：“本使的手段你已知晓，本使千里杀人乃一夜之劳。本使日后若是听闻你未依所言去做，本使立时来取了你的性命。”

县令道：“下官定不失大人所望，下官日后还仰仗大人栽培。大人……”县令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叶三修道：“便说无妨。”

县令道：“下官有一事相告，不知大人可否恕罪。下官三年前得了一件宝物，下官想献给大人。”

叶三修道：“是向本使贿赂么？”

县令道：“下官万万不敢。下官只是方才瞧了大人的神功，才想起了这件宝物。再则，此宝物下官拔出了一截便再拔不出了。”

叶三修道：“是何宝物？”

县令道：“乃是一柄剑。”

叶三修道：“取来瞧过。”

县令道：“下官秘室中另有几件神刃，请大人去一并观赏。”

叶三修起身道：“便去瞧一瞧。”

县令招呼了班头，三人出厅沿廊行进一间屋中，四壁燃着烛灯，悬着字画，各式兵刃。县令取过了一柄露出半截的长剑，双手捧在叶三修面前，道：“便是这柄。”

叶三修接过。入手甚重，剑鞘金黄，镂凤雕龙，显是一件神刃。

县令道：“下官使尽了力气也是拔不出了，大人神力，定能拔出。”

叶三修握住了刀把，左手抓鞘，微一使力，却也拔不出来。听到身后轻微声响，返身去瞧，不见了县令，道：“狗官呢？”班头道：“不在大人身畔么？”忽地跑到门前，又拍又擂，高声道：“大人，咱们上狗官当了。”叶三修行过，见方才所进之门已然关闭，用手触上冰凉。再一按上，仿是厚重铁门。便在此时，顶上泻出一束光来，哈哈笑声传进，仰头望去，顶上开了一个拳大圆洞。县令的一张黑脸映在洞口，神色大是得意，道：“小子，仔细听真，你道本官真将你当成了巡按使么？本官瞧你神色，听你言语，受你手段，便知你是甚么大侠，本官最是厌恶大侠。本官杀斗不过你，本官舍指保命，让你信了本官，诱你入室瞧宝物，哈哈，那是宝物么？只是精铁铸成，下半截铸成了死铁，能拔出来么？你要本官休了现下爱妻，那岂不断了本官功名。本官行事向是小心，做了县令后便悄悄自铸了此室。你进了此室，休想脱困。此室厚有一尺的生铁铸就。小子，本官这便遣快马去禀知府总兵大人了，小子便等总兵大人率高手来擒罢。鲁大豪，本官向是待你不薄，你竟敢恶打本官，稍待总兵大人到了，本官亲手杀了你，以解本官心头之恨。哈哈！小子，本官困住了你，便又官升一品了。”笑声中，盖子砰然合上。

叶三修遭欺陷困已多，眼下被贼鸡子计诱成了枯鱼之肆，心下只能是长长叹息一声了。向班头道：“你也不知此处是暗室陷井么？你叫鲁大豪？”

鲁大豪道：“大侠，小的实是不知。小的若是知晓，怎能跟了进来。小的只记得狗官来后不久，便请来了一班工匠，住在府中，不知做何原来是造这个铁屋？”

叶三修道：“陷井铁屋，当真是插翅难飞了？”

鲁大豪道：“狗官心毒的紧，太谷县自打这狗官来后，无钱财的百姓冤死不下百人了。”

叶三修道：“百姓怎地不告狗官。”

鲁大豪道：“狗官岳丈是知府大人府中管家，告有何用？”

叶三修道：“太谷县离太原城百十余里，太原府兵马落日时便到

了。”

鲁大豪道：“小的此番是死定了。”

叶三修道：“区区瞧你行事如狼似虎，也是罪该一死了。”

鲁大豪道：“大侠不知，小的行事须得如狼似虎，否则，小的这班头便做不成了。”

叶三修道：“这班头不做也罢！”

鲁大豪道：“须得做……”

叶三修道：“那是为何？也能刮银子么？”

鲁大豪道：“小的做班头，对百姓还有些许益处，明抢暗还，遮护冤屈乡民。”

叶三修道：“这狗官怕是家财万贯了？”

鲁大豪道：“太谷县的地皮薄的紧了，寻常送上十两银子便是大礼了。狗官为保官职，哪一年不向知府大人，总兵大人，管家大人送上万两银子，小的瞧狗官也无多少钱财。”

叶三修道：“你的名字可是威武。人么，听你所言，窝窝囊囊。”

鲁大豪道：“小的早就想杀了狗官。又一想，杀了这个，来了那个，一般模样。小的已摸清了这狗官的性子，还好应对。”

叶三修沉吟一阵，突道：“鲁大豪，区区到那酒店方自坐下与小二辨口，你便到了，这事可是古怪？”

鲁大豪道：“今日大早，那小二去找小的，说是今日有个强贼要到店中抢银子，让小的带人左近潜了。”

叶三修自言自语道：“小二怎知区区要去？”

鲁大豪道：“小的也是这般问那小二，他说有位公子爷去店里告知他的。且教了他五道菜名，小的便带着弟兄们去了。”

叶三修心道：“此般看来，又是那独行侠所为了。蓦然想起客栈掌柜曾言那大夫说让自己在太谷县瞧瞧，莫非是说周占山此事么？这便是说那大夫也是独行侠所扮了？独行侠也在此县？嘿嘿，这个独行侠当真是阴魂不散，跟了自己一路。好在自己未和秦姐姐行那苟且之事，否则便被独行侠捉到了口实。”又一想，若是独行侠在此

县，定也要来相救自己……”

壁上烛火燃尽。约是过了两个时辰，鲁大豪明知死到临头，竟是呼呼睡了一觉。叶三修心道：“这个班头倒是想的开”，见他醒来，道：“你睡的着么？”

鲁大豪笑道：“大侠，小的身无牵挂，已是三十有四了，还是娶不上婆娘，左右是死，急也无用。”

叶三修赞道：“拿的起，放的下，也算是一条汉子。”

盖大侠道：“大侠错了，小的是拿不起，放的下。”

叶三修道：“即是拿不起，又怎有放的下。”

鲁大豪道：“咱拿不起，别人塞给你；放的下，算是半条好汉了。大侠高姓？”

叶三修道：“区区叶三修。”

鲁大豪道：“看叶大侠年纪甚轻，当真死了，却是可惜。”

漆黑之中，坐了不知几个时辰。顶上圆洞又开，照进了火光。二人向上望去，已见星斗。县令探前头，道：“总兵大人，便是那厮，端的好本事。”

总兵道：“按计行事。”

不过片刻，洞口猛地冲下水流，不足半个时辰，水已至腰。”

鲁大豪道：“狗官惧畏叶大侠武功，要将咱们灌个半死才进来捉拿。”

又过了半个时辰，水已没颈。叶三修道：“鲁大豪，水中你能撑几时？”

鲁大豪道：“叶大侠，你别管小的了。狗官要活擒大侠，自是不会让大侠死了。小的不被水淹死，出去也要被狗官杀了。大侠，这个给你。”

叶三修道：“是何物什？”

鲁大豪放低了嗓音，道：“是一个空心画轴，大侠将画轴一端对上西墙顶角。方才小的借光瞧过了，西头顶高，会有空隙，大侠将画轴含在嘴中顶上，便能不落淹个半死。”